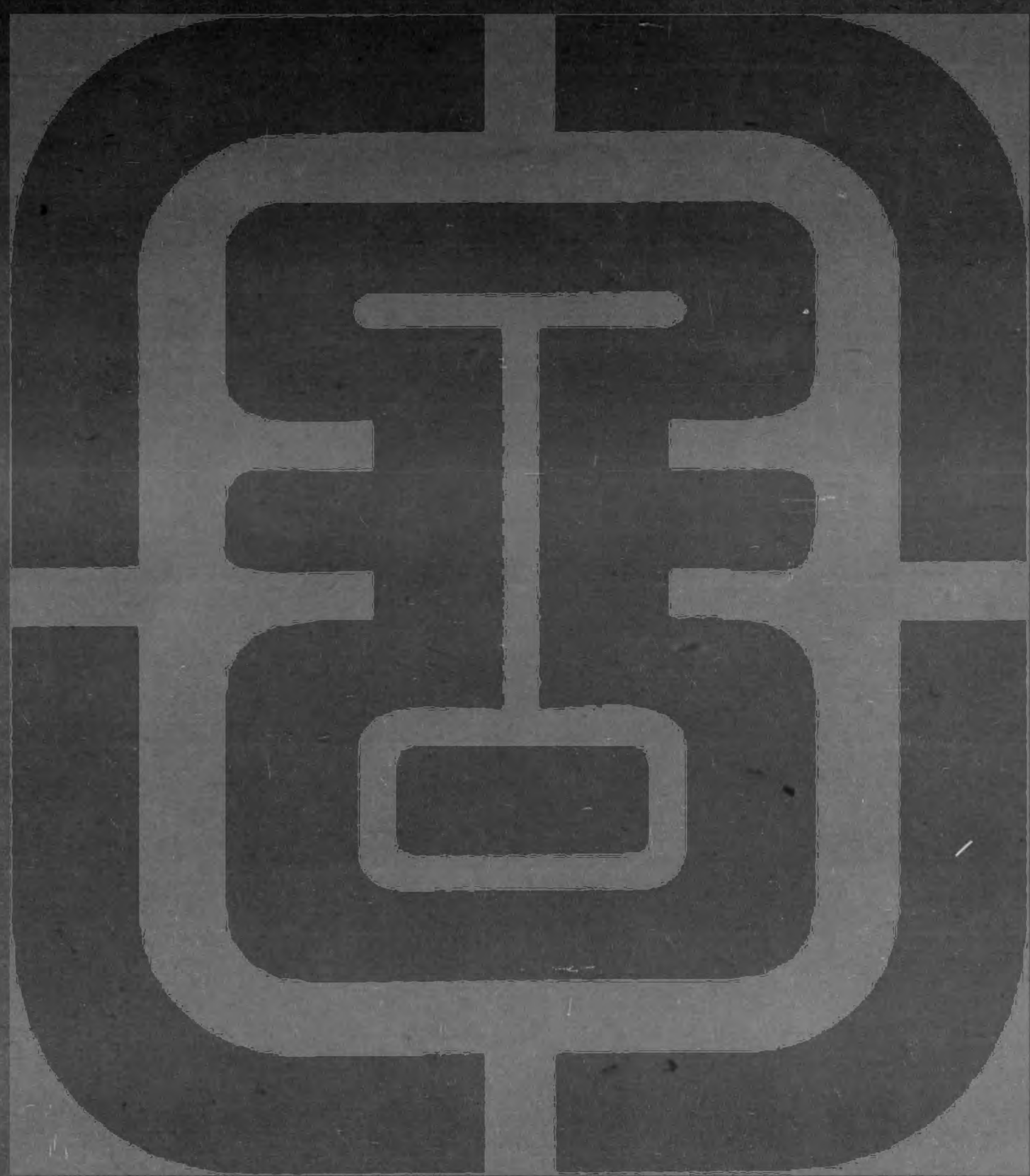


文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四

史記厲王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魯
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
行仁義厲王奔於彘諸侯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而
厲王死太子立共和復歸於衛正義引而闢之曰衛
釐侯卒於周宣王四十二年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弟
和襲共伯於墓自殺和立是爲武公年歲不相當以

史記所引爲是也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脩後宣王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餘俱與魯連同又竹書紀年云共伯和于王位又似可據然所謂衛州共城縣者兩漢方有之則魯連亦似贗書也

襄沔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陽太子於此齋造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按梁武帝破臺城後昭明始生未幾卽立爲太子何嘗出督襄陽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亦無關也常熟虞山福地俗名李王

宮七星檜甚竒中有臺志以爲昭明太子讀書臺檜

乃昭明手植蓋亦此類

太白詩有云堯幽囚舜野死按續述征記云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囚堯城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末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萬章所謂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又史通云蒼梧人風嫫割地氣敲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歷其途况以萬乘垂歿之年而堪巡幸其國兼復二妃不從孤魂溘盡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

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
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又述異記朝歌有獄臺
相傳爲禹囚舜之宮韓非子云舜逼堯禹逼舜蓋自
昔有此種議論矣

曹大家云皐陶之子伯益也仲長統昌言秦益後益
卽皐陶子也按皐陶之後封於六秦趙皆伯益後竹
書紀年禹薦皐陶於天三年先卒始薦伯益而左氏
所稱皐陶庭堅不祀之說恐益非皐陶子也

女國無男子照井而感孕生必女子說已近怪矣玄
中記所載殷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
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二子從背
脅出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宋謝鳳子超宗宋孝武嗟賞其才曰超宗殊有鳳毛
洪景廬載世說五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
自有鳳毛以爲始於此然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
遺記稱青鳳吉光裘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
有出處不可曉

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施馬足
陷橋爲閣羅鳳所擒新唐書因之云宓敗死於西洱
河通鑑所紀則云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

入被擒全軍皆沒高常侍集詩序則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揚公董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賊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以是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因賦是詩必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

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錄然竹書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之斲其名于召華之玉笄是琬華是琰則琬琰之刻非佳事也又云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也又國語曰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錢鏐歷事唐及梁唐雖奉正朔而寔三改元一曰天寶見明慶寺院羅尼幢崇化寺尊勝幢吳氏十五始發願文二曰寶大見九里松導勝幢衢州思馬墓誌三曰寶正對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洪氏記之甚詳

然則安重誨之所以削其爵蓋爲此也

賈誼過秦論兒良王廖杜赫甯越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呂氏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又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世說云鞭撻甯越以立威名當是一隱而賢者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至一歲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漢廷尉主刑獄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廬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詔獄水司空掖受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而京兆及長安萬年二令各有獄漢儀註獄二十六所光武悉省之其最大者廷尉司隸洛陽獄也今我朝刑部都察院各有獄如廷尉大理止爲平亭之署錦衣衛有獄如司隸其餘五城兵馬司順天宛平大興俱各有獄非人主理官之獄也

條脫臂飾也見真誥萼錄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

等織組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盪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爲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曾引江表傳千古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綦母君公楊竒於緱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負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但不宜用之俗地耳

女墻見左傳襄公六年注廣雅睥睨女墻也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虛牝壑中之窟穴也大戴禮以丘陵爲牝谿谷爲牝博風屋翼也見儀禮士冠禮注疏

小說有齊諧記見莊子齊諧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漢武帝時小史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夷堅志出列子云夷堅聞而志之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錄張瑞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酉陽雜俎小酉山石穴有書千弓諾臯記有引梗陽巫臯事者遍甲中經云住山林中呪曰諾臯太陰將軍蓋諾臯乃太陰

之名太陰乃隱神之神也

語云鴈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爲鴈塞則非也
荊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
際鴈飛翥至此卽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
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地在蜀漢間

三秦記云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
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當是時城方
成耳

廣州記云廳梁上畫五羊云高固爲楚王相五羊銜
穀萃於楚廷故圖其像爲瑞番禺雜記則云廣州昔
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按五羊銜穀楚廷却
不當以此名廣州也番禺雜記似有理

蜀人見驚異者必曰噫吁嘻晉音尊者曰咄左右應
曰喏故太白蜀道難表聖休休亭記用之宋王之些
子雲之欸乃皆方音也欸乃音襖藹湘中人泣舜之
餘聲也

陸機草木疏若可按酒梅宛陵詩多用案酒字今俗
云添案蓋出此也

古詩多用流黃機環濟要略云間色有緝紅縹紫流

黃流黃蓋機中所織綵色耳

詩既醉之章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今世俗語凡畫美婦人皆曰士女

丈夫按禮曰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愚恐夫字訓在先膚字訓在後未必爾也

趙岐注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追鐘紐也蠡絕也趙希鵠辨以爲非曰追琢也詩曰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今人以器物用久而剝蝕曰蠹追蠡者禹之鐘欵文追起處剝蝕也此語大似有理

余見前輩詩語稱罍罍及余時有所作詩俱似殿閣簷角網按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榱爲復護雀網爲罍罍其識誤如此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罍罍灾雀豹罍罍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顏師古則云連闕曲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然一曰屏劉焯釋名曰罍罍在外門罍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按作簷角網不應獨灾而不及殿宇第所釋之義終未明耳而罍罍二字形類置網又杜詩罍罍朝共落則唐時士大夫真以爲護雀網矣又

古今注云罌罌復思也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墻也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為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王建通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明年為天漢元年國號段明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圓丘大風拔木改元光天仍稱大蜀見禱杙正史不載聊記於此

蜀禱杙記王衍十四年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容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為此曲又名得至寶按樂府雜錄亦云康老子者嘗與國樂狎蕩家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一室清涼即酬千金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人歎之製此曲亦曰得至寶又曰得寶子然則得寶子之名樂府方備唐英亦未能詳也

市曰市井風俗通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

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恐未必然或曰古者九百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然又有鄉井閭井之說則以其居近共井而飲也豈在邑稱市在野稱井歟

今自御前以至諸王鹵簿皆有誕馬誕字義不可考程大昌以為袒馬義取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引宣和鹵簿圖誕馬用色帛周果一方氊蓋覆馬脊不旋鞍為證理或近之然有氊帛為飾亦非袒矣今却有鞍轡如常而氊覆之

洗馬洗先也騎而為太子先導也

音銑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不然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
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當門戶
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
八九七十二猫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
見吳下田家志用脩輩能引證之又有三夏以後語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水甜如蜜四

九州山人稿卷之百五十九
世經堂刻
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黃葉舞六
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
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此
語人罕知之聊記於此

上元張燈三夜其十七十八夜據宋野史俱以錢王
入賀疏買兩夜按貽謀錄載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
書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
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
十八兩夜燈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然則
淳化以前張燈蓋不止上元也

宋高祖劉裕丁巳生庚申即位後至陳隋兵以丙午
渡江江南亡宋太祖趙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至高
宗徙都錢塘元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楊維禎云宋
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於乙亥丙子元
平宋亦同

周興嗣千文有謂語助者馬哉乎也柳子厚文有矣
馬也者決辭也

蔡邕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俱昧死言王莽盜

位慕古法以昧死爲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右軍崇山峻領與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同蓋古字也真誥中亦云領注山領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古俱作領字

任昉述異記謂堯殛鮌於羽山化爲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按鼈三足曰能與熊殊不類鮌之化熊乎抑能乎淮南子云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然則禹亦嘗化熊矣會稽之祭廢熊白殆爲此也似不以鯀化故

禹父化爲黃熊已亦化玄熊妻死而化爲石妾娶於天曰聖姑大抵不經之論然獨禹爲多故名神禹

樂彥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之北野隨畜遷移中國謂之匈奴太史公亦云夏后氏之苗裔其先曰淳維而以獯鬻爲唐虞北虜小不同耳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

曰其爲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按劉子謂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其量誠可謂隘矣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鼻之下口之上曰人中趙孟頫云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余戲謂此語亦有理但以婦人言之下有雙乳亦豈單竅乎

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中書亦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顏氏家訓獨云邑號朝歌顏淵不舍蓋引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感之墮車按顏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行墨翟惡奢喜儉於理爲近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爲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璧而去

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

學羊欣書者為重臺蓋梁武評欣書為婢學夫人舉止羞澁左傳晡時為僕日映為臺又曰士臣阜阜臣與與臣臺臺蓋執役之至賤者重臺者婢之婢也

大戴記公符篇成王冠祝不惟所謂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肅勤高祖清廟陛下永永與天無極識者以為非周制而已其文辭靡不剽倣始皇詔令碑刻可發一笑

許永子進說文稱長安槐里公乘又蒲江石闕刻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曰公乘者百官表於爵級第八言得乘公家之車也

韓退之上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吳垞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鯁魚按此是潮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程大昌演繁露引傳燈錄毗奢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被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號以為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俞益期牋云馬文淵立銅柱岸北出有遺兵十餘家居壽洽岍南對銅柱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食尚與中華同號曰馬留恐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

金州山人稿 卷之百五十九 世經堂刻
記得一小說龍戶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
水能伏一二日蓋即所謂崑崙奴也

章淵云吳興一村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為左
史丘明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弱為邾國大夫以為左
乃魯史官丘則姓也此正六朝無識人作可供一捧
腹耳何足引以為據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
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妬
壘設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

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救叛逆之誅孫
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廣陵謂
王胥也孫主謂權也李頌華嚮不見正史
中興頌復復指期出匡衡傳及何武奏注復復依其
舊也上音如字下音福

楚檮杌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
皆死用諸御已言而罷乃其辭有吳不用子胥而越
乘之何也灼然偽書無疑

述異記言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大
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按顏淵死僅年
三十二貧不能槨門人厚葬之豈有預營塚墓手植

墓樹之理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于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荇為參乘襄子進視梁下有人青荇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鉏麇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本應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十餘年而通始用事了不相及也

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寔炎祚之正緒也按異苑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亦一徵也

金陵覽古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因名梁殿會稽志所載大禹廟梅梁生花

今其木尚在

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克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又其女當不止文姬一人也蔡文姬傳所載悲憤詩敘事與邕傳不相合豈邕自從董卓辟而女之嫁衛仲道者爲驅掠入關耶

前史皆以先始興不救周伯仁爲罪攷之語林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死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然則安平號長者其心事又在始興下矣

宋書稱元凶劭帝即位後生劭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後生太子惟殷帝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按周成王生康王在卽位後若漢室則無之矣帝乙未卽位時元妃尚爲次妃生微子後元妃卒次妃始爲元妃生紂微子後稱庶紂稱嫡也語見呂氏春秋及鄭玄注若太史公本紀直云啓母賤不得

立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

蘇味道摸稜宰相二字不知處按盧氏雜記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天下事方殷公何以變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故名摸稜宰相

廣名云空棺謂之槨有屍謂之柩然則寄死他鄉而呼旅槨者非歟今人倘於書啓詩句間呼旅柩未有不訝以為俗者

跬一舉足也

音奎上聲

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

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也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

噉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王僧虔用掘筆以避名似若以為拙字之誤非也字

素短而無鋒者曰掘幽明錄王明兒鬼云鄧艾今在

尚方磨十指垂掘豈有神又搜神記載荀序十歲於

青草湖船落水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少頃一掘頭

船漁父送還之張志和漁父詞作擻頭船蓋掘與擻

通也今俗語短盆物亦曰擻頭

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

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

室放牛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又水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洋川帝爲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慣作此伎倆矣

王濬冲少時父爲涼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數百萬皆辭而不受及至台司好興利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脩家具爲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於昔

漢以洛陽爲雒陽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土行也水得水而流土得水而軟故除佳加水見魏略詔文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投於江後父得而養之廣後不治本親服胡寅少亦不爲父所舉伯父安國舉之寅後亦不持父服何姓事之同乃爾

釋迦佛以四月八日生今人多以其日誦經作緣事按攝生月令其日不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福慶又齊人月令其日亦不宜殺草木性服生衣

進溫酒服溫藥豈偶合耶抑互相述也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束皙引周城洛邑引流水以汎酒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爲盛集帝賜皙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爲陽城令虞所謂曉人不當如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畧與虞同而云後漢末郭虞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而三女產並亡時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祈禱自潔濯然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自洗祓濯除去垢爲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不起於徐肇郭虞二人祓濯之原束皙亦一時附會不能知也

五月五日生者齊相國田文漢大將軍王鳳太傅胡廣晉將軍王鎮惡皆極顯貴其次文學則崔信明孝子則紀邁故不足信也

張幼子嘗示余一石中有散空魚形以爲奇珽余謂此不足奇也按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

長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然則彼地徧山皆此石矣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岑彭攻公孫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按彭本傳彭破公孫述營彭亡惡之是夕爲公孫述所刺然則此山已預有之爲彭亡之讖非以戰歿而後名審矣

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曰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故晉后妃傳贊抑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及攷亮傳內却不載此事可謂略矣通鑑云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安在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似亦不及殷說詳覈

易歸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釣臺枚占臯陶曰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于天占於臯陶臯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鄉按禹初讓位於臯陶不得乃薦之於天而臯陶薨始薦伯益然則臯陶固未及事帝啓也

桀之亡也以妹喜帝王世紀曰桀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置妹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以適其意肉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竹書紀年乃云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琰愛之而無子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其不同乃爾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推移大戲水殺鼃鼃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墨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鬪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於商亦以有同惡五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於紂湯之取桀亦易於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於桀也

風俗通云漢武帝登太山探策即阼之年得十八因倒讀之爲八十後壽至八十非也帝壽自七十耳攷帝以元封元年封太山五年增封自增封以至後二年恰十八年神蓋默喻之矣

唐史昭宗既遷都謂左右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按冀州圖經及郡國志乃紇真山也昭宗此語可憐之甚

墓碑生金郭璞預占庾氏之禍至桓元子時果然而庾氏滅以爲至不祥之兆然賈梁道廟碑生金則晉元帝江左復興之瑞也又考魏潁陽碑乃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云司馬金行六字者明魏六世而遷代也然則生金者皆司馬之瑞而其家之禍也賈梁道亦易世而絕又有南風之亂後事出段柯古所記尤僻故載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五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紀周曰年都元敬謂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稱歲禹貢作十有三
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
嘗稱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
祀按唐開元天寶間改稱載復稱年

王履吉別號雅宜山人按雅宜山舊名娜如元虞伯

生始改名何仲默號大復山人大復山一名胎簪山
故仲默作文賦七之類多稱胎簪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日卒
於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夏四月乙丑日年七十三孟
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
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後之十一
月十五日也其日日長至鄒人是日廢賀按江以北
人俱不賀至似未因孟卒日也

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
胥得名吳人鄉語以鬚爲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爲蘇
州按續圖經紀云姑蘇臺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
吳縣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水記闔閭作春夏游
焉又云夫差作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
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或謂姑餘不可知而始
於闔閭成於夫差豈得云因伍胥而誤也姑蘇自是
故名第古以名臺今名驛而正德中纂志書者冠以
姑蘇却大可笑

樂毅書故鼎返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
作歷室周官遂師抱磨亦音歷

虎丘山千人石有顏魯公書虎丘劍池四大字米元

章書史以爲大字第一今志亦載之又刻清遠道士詩有金氣騰爲虎語按唐避太祖諱改虎丘爲武丘虎林爲武林神虎門爲神武門纂脩隋書凡虎皆曰猛獸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及武丘寺路等詩而諸公集中亦有不盡然者豈臨文不諱耶抑爲宋人校正梓刻也至於大書刻石魯公必不爾其爲宋初善顏書者假托無疑

常怪蘇長公以學士出鎮金山作機語不能勝了元翰所繫玉帶於山門以爲非三品所服及攷葉夢得云親王宰相皆服金帶元豐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者爲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爲別二王力辭不許乃請加金魚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始此然前此熙寧中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解所繫排方玉帶賜王安石使服以入賀固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復青唐徽宗援例賜蔡京玉帶仍排方以京位太師故也京請琢爲方團又請佩金魚自是何執中王黼鄭居中童貫蔡攸皆橫被此賜夢得又云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及攷輿服志亦然又云三品以上得用金玉犀帶蓋常服也若我朝則正從一品其朝

衣公服常服三帶皆用玉或素或花隨意而尚書二品遇特賜皆得繫之其禮覺更優也常服帶通用方團 天子黃鞞親王紅鞞人臣黑鞞以爲別

石林燕語京城士人俱用青涼傘祥符五年詔親王得用之六年兩府亦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若餘官出京城門許用涼傘必去帽則所謂重戴之名以兼用席帽涼傘而得也青箱雜記謂 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離身攷輿服志則云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

帽之製本野夫巖叟之服以阜羅爲之方而垂簷紫裏兩紫絲組爲纓垂而結之頷下蓋折上巾又加以帽故謂之重戴宋初御史臺皆重戴餘官或戴或否後新進士亦戴釋褐卽止淳化二年詔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三司使副則否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按重戴卽席帽可以避日石林加傘之說固誤而青箱雜記既云曳袍重戴又云席帽自隨亦非也古有席帽山其來已久又兩制臣有疾須一服清涼傘亦謂兩府方得用之故耳

用脩云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罽羅全方障之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阜羅巾幘而以席帽油之御兩唐永徽中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薄盡矣然則男女皆有席帽而罽羅之制又自小異唐人男子不去席帽而婦人去席帽尤可笑也

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屬尊出入百官不避特賜三接青羅繖一紫羅大掌扇二塗金花鞍韉茶鐐等物以為儀衛又以蔡京辭兩國公封特賜青羅繖塗金儀仗等物悉如二王馬前圍子手二百人惟無紫羅掌扇耳

阿濫堆蘇幕遮俱曲名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采其聲為曲又作鷓濫堆段成式云此鳥色黃一變之鵝色如鶯鷺鷓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漸漸白蘇幕遮胡服也一云高昌女子所戴油帽

陳武帝九錫文妖會震懼遽請灰釘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引杜篤論都賦燔康君灰珎竒椎鳴鏑釘鹿蠡用脩引何子元餘冬論

證其非謂曹爽在獄中乞棺與灰於司馬懿其事本
不僻云云按王凌既降未測懿意故乞棺釘與之凌
乃仰藥死曹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給米肉
糗餼且以書慰之爽大喜過望未幾獄具夷三族今
以灰釘事歸曹爽抑何舛也

長安廚門其內有廚官故城門曰廚門如淳曰今名
廣門也秦王與燕太子丹誓所謂廚門木象生肉足
謂此蓋門置木象以為觀美耳

彭城故彭祖國也城東北角有層樓下曰彭祖冢列
仙傳諸書俱言彭祖為殷王所忌西入流沙不知所
終而此云冢者豈亦橋陵葬衣冠之類耶

陳留風俗傳酈食其有封高陽侯其後酈峻字文山
官至公府掾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
廣野君初未嘗封侯而其子亦始封高梁侯改封武
陽風俗傳誤也

魏興郡壻水南歷壻山溪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
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
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伯無子七女造櫛
酈道元云世人疑是項伯冢按史記項伯名纏封射
陽侯子睢封後以罪除平臯侯名它碭郡長至曾孫

勝罪除桃侯襄最後封子舍爲丞相而四侯中玄武
侯者史記漢書年表俱遺之然則所謂項伯無子七
女造冢皆妄也班表以桃侯爲桃安侯不言項伯名
纏應劭風俗通謂六年封楚令尹項纏射陽侯碭郡
長項他爲邢丘侯邢丘桃安恐不如史記之的然也
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以
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
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
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
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
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
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
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
未必實也

水經沔水又東逕左桑昭王沉水處也百姓於此佐
喪言左喪訛也又東得合驛口朝廷驛使合王喪於
此也注又有大斂口言昭王於此殮也又東謂之橫
桑得昭王喪處也又東得死沔亦言王尸於此也
今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
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爲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

復閱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爲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爲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和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推命者有子平五星宋景濂謂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所謂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沿及後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術虛中之後唯子平尤造閩奧五星之說景濂則謂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則今所傳聿思經者蓋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十一曜之說景濂以爲無之而吳伯善甄鸞劉孝孫張胃玄之造但七曜而已按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圖南游今所謂徐子平則宋末徐彥昇耳其實非子平也

今天下稱孔氏必曰先聖之後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先聖既七世單傳而漢所謂孔將軍居右者何人耶

洪景廬謂宋時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爲太子中舍無出身人蓋任子之類也近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書殊可笑云然則今之中書舍人固當稱爲中舍矣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勛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稱婪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莊季裕鷄肋若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椒酒從小者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婪尾又曰唻尾一云出侯白酒令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末坐遠酒行到遲出故連飲以慰取貪婪之義一云唻爲燥如鐵出火貴其出色此尤無謂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宋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神宗作韓琦碑 大明太祖作徐達碑 孝宗作張巒碑

余嘗見孫兆孺言永順永靖二宣慰酉陽宣撫之民
至今尚冠白巾云爲諸葛武侯服孝後閱避暑錄載
所覩唐明皇幸蜀圖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
爲諸葛武侯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則諸葛之
道行於蠻貊一至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
荊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供諸葛像不
敢中坐官民守其三約惟謹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曰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衮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能知故附記之
廬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豈亦五月五日生耶使釋氏得之當又

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余嘗怪蘇子瞻職爲尚書學士承旨定州馬步都總管官至端明侍讀二學士而階勛僅左朝奉郎騎都尉又無爵邑以爲怪後閱本傳知階勛不至大夫者以生平不請磨勘故也至攷子由所草行狀則嘗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子瞻生平亦不以入銜故本傳遺之耳

舍弟嘗得一古剛卯有細篆文不能辨余後復得一剛卯製如之蓋純白玉而血侵入赤若鷄冠按王莽傳予前在大麓至於攝格深惟漢氏三七之院赤德

氣盡思切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按剛卯殺改也大剛昴以逐鬼也殺改大開堅也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國化

仗茲靈爰既正既直觚既方庶使剛瘳莫我敢當晉
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當中央從中作孔而文微
有異顏師古云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按大小及
文服說是也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
乘輿諸侯王公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
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
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係赤絲縢縢
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云云慎爾周伏化
茲靈爰云云凡十六字然則雙印者兩剛卯也分寸
文字又當以此為據陶九成則謂當以服注為據蓋

剛卯乃漢之制而莽禁之金刀則莽之所自鑄悔而
復禁之者也余所有正合長一寸二分方六分之制

宋趙丞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
者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
一相長一紀

宋人有虜廷事實一條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
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
主意者則去衣臥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
名曰御斷致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
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宋時上梁文有兒郎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俗

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
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
成皆七十九賜紫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
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故相司
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然以蜀寇作不及
宴其明年昉卒遽罷若洛社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
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

長史鄭據年八十四前益州刺史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
渾刑部尚書白居易俱年七十而秘書監狄並暮河
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洪景盧謂此
會有两盧真蓋誤以真爲貞也後洛社耆英則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
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
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司封郎中席
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七十六太
常少卿致仕趙丙秘書監致仕劉几衛州防禦使致
仕馮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崇

福宮楚建中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年七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六十四援盧狄例在會而不預圖檢尉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多高壽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裝賓客九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為太子少傅劉夢得為太子賓客俱七十三潞公又與中散大夫程暘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杭州在正統間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勲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人形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喞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見葉隆遼志而本史不載

先睢陵元公晉書列傳人臣之首其時位太保在太傅鄭冲下然以其實考之未嘗任晉官職也內云帝新受命祥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瘦耄累乞遜位帝不許是終無答也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治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是終無入朝也咸寧初詔太宰安平王孚太傅冲等十二人存銘太常配食于廟而獨無公是終不以為晉臣也夫豈惟高貴鄉公之慟哭文王之不拜而已

晉史司馬宣王張皇后傳言帝避魏武辟命托以風痺嘗一日曬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在側后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爨後欲誅曹爽復詐稱風痺爽黨李勝別之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曾臆何仲達之善托疾乃爾又太平御覽所引晉書高祖以漢祚將終不欲失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

於高祖門下蔭息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還報
魏武遣辟仍敕曰若復不動可便收之高祖懼而應
命與后紀事牴牾殊甚

王伯順困學紀聞云孔廟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攷孔氏東家雜記無之至弘治初以尚書王
恕言始用天子禮樂嘉靖九年復如舊

在鄖陽迎春日鄉民以三尺木作箍聚土實其中使
堅而擊之爲村歌且舞曰此古擊壤遺法也按周據
風土記云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形如履先
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
上按壤之爲字從土且一中則已何所取節奏而歌
乎周所記恐亦非是

刻水經者直云桑欽撰新唐志以爲欽撰又云一作
郭璞撰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
君長晁氏讀書志欽成帝時人杜佑辨之云濟水過
壽張本壽良光武所更名東北過臨濟本狄縣安帝
所更名荷水過湖陸本湖陵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
安本堯縣順帝所更名必後漢人撰王順伯則謂武
侯壘乃諸葛武侯所營處魏興曹魏分漢中立魏興
亦非後漢人所撰也其以爲郭璞撰者豈用是乎抑

本桑欽撰而後人以意改益之也

王順伯記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貞司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又鄭康註禹貢云碣石在九門而今本皆無之

史稱張歐未嘗按人鼂錯之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棄市廷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自不以為冤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成獄也

襄陽城枕大江即漢江也按陸澄地里記云襄陽無襄水十道志荆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故陳水之上流亦名襄水無定名也今楚中不聞有此說

漢宣帝圖畫功臣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按漢宮殿疏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者三輔故事則云天祿石渠二閣不言麒麟閣也光武畫功臣鄧禹等於雲臺不言閣也按洛陽地志云雲臺高閣十四間唐文皇畫功臣長孫無忌等於凌烟閣初名戟武閣後昭宗徙洛陽宰相柳璨奏四鎮元帥梁王勛業冠古可創一閣圖畫以旌之詔曰魏賞彭

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嘉崇德之
樓式視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内擇善地
別造凌烟閣圖寫賜名天祐旌功之閣蓋閣成而篡
弒遂矣真功臣之辱也凌烟名亦不雅秦二世爲之
欲與南山齊者

大業記載煬帝命虞世基等撰造郡邑圖志一千二
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
首有山水圖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城隍則卷首有
公館圖圖上題書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肅卽率更
令詢長子草隸爲時所重書家載詢子通而不言肅
蓋肅重於隋通重於唐也

語云汗青又曰殺青風俗通殺治也治竹作簡書之
耳新青竹有汁易蠹故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
汗汗者去其汁也

索虜拓拔氏爲李陵後見宋史云其國俗極諱之至
本史則以爲黃帝昌意之後

廣記載世說李元禮冽冽如長松下風周君颯颯如
小松下風按世說元禮肅肅如松下風無此語

通語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
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眊也用脩尺牘

云殷往嗣今之僑盼也東吳菰蘆中乃有竒偉如此人晉書王敦與導書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下云表諸奸臣以嶠爲首下云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司馬通鑑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拔其舌用脩尺牘亦因之故記於此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爲甫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謚文貞亦出竒聞

菩薩蠻詞杜陽編謂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作女王曲音詞宛暢傳於樂部按此詞太白集已有之何得言大中初貢也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新唐書盧鴻當爲鴻一見舊史與中嶽劉真人碑內所書同南齊張融云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一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名取此見困學紀聞亦可謂好奇矣

韓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綰
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
狀元袞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今吳郡之長洲一名茂苑獨王順伯以爲古之長洲
此地云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
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
吳王曰長洲之苑韋昭以爲在吳東蓋廣陵之吳也
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時萬歲通天中此說似可據
○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
云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二尺四寸簡三尺
者舉成數也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風俗通云俗說兒墮
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杜氏註則云寐寤而莊
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論語逸民於朱張不論其行王弼註朱張字子弓即
荀卿以比孔子者也

宣和中以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聖字爲名者通
行禁止尋又用給事中趙野奏禁君皇天三字再禁
龍王主玉凡八字蘇之承天寺改爲能仁寺見中吳
紀聞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欲立爲后弗果帝大漸即自
經於幄中張祐集載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帝疾亟才
人爲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或以爲一人
或以爲一事李衛公兩朝獻替記則謂自上臨御王
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歿群情無不驚
懼然則才人者固於晏駕之前不良死與傳所記大
不同

楚昭王避吳師自郢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
即鄖子國在宋爲安州今爲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
雲中即雲夢地江南爲夢江北爲雲鄖本楚都在江
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郢也陽春白雪之倡在
是矣今之承天初爲安陸蕭梁唐宋爲鄖州所謂北
郢也其在楚非都會地然則郢曲仍當歸之江陵乃
爲當也

王楙云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而引元白之詩所
謂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又云折君災
難是通州又云黃泉便是通州郡蓋指今維揚之通
州也不知元微之之通州司馬在蜀中其全集可攷
○唐遺史載賈島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遂州
長江簿北夢瑣言載溫庭筠亦於逆旅中不識宣宗

忤旨謫方城尉據言謂島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島死於武宗世遺史所載似誤第以未登第舉人而得官簿尉皆有謫詞其時制度有不可曉者

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剪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傍支也則渾戎衍經野客叢書云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裔後漢隱士霸之後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裔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之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濬

彛矩暢弘農人晉世王氏無慮十餘派而瑯琊爲盛○天開爲災見漢惠二年齊東昏陳後主時可謂驗矣而見者往往爲貴徵余謂見天開而傍人無覩者此自其目光圻也余每被酒目熱見月爲二其圓瑩光彩無異凡二十餘度了不爲災祥以此推之可知矣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食鯽魚羹本傳則云肅在南嗜鯽魚羹及茗飲汁至北則嗜羊肉及酪漿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

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作奴因呼茗酪
奴其載不同如此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

